

胸中出屬心包靈樞口肝者筋之合筋比十二
聚于陰器而脉絡于舌本故病如是

經之所取也
經論要經
年長則求之于府年少則

求之于經年壯則求之于藏
年長者甚于味則傷府年少者勞于

使則經中風邪年壯者過
帝曰有故病五藏發

動因傷脉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
自病有

故病及因
岐伯曰徵其脉小色不奪者新病也

傷侯也
徵其脉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
神持

靈氣之
徵其脉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
神與

凌其氣也
徵其脉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
神與氣

論微

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

脉用之不惑治之大則

續言色脉之應昭然不欺

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

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

神失國

續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

惟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輔

去故就新乃得真

人

續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曰

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存已也

余聞其要于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脉此余之

所未知也曰治之極于一曰何謂一曰一者因

而得之

因問而得

曰柰何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

問其情以從其意

問其所欲以察是非得神

者昌失神者亡

雪齋云此則所謂

帝曰吾得脉

之大要天下至數

愚按經中凡言至數不一所主俱不同

五色脉

變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愚按玉版論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

言奇病也王註一者謂色脉之應也

神轉不迴

迴則不轉乃失其機

脉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脉變揆度奇恒皆在于一

也一者純一無雜之謂純一不雜天下之理得矣况于術數乎若夫神氣流轉而不止又通生

物之機也○王註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夫血氣應順四時逆遷囚王循環五氣無相

奪倫是則神轉不回也回謂却行也却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而不轉乃失生氣之

機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則火旺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
循環此之謂神轉不迴也若木衰水王此之謂迴而
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謂迴而
不轉也此反天常軌何以得生○愚謂脉之大
要有神而為治天下至數有神而莫測五色脉
變有神而可生揆度異常之病有神而可保故
曰道在于一者神也九此數者皆貴有神若
神日去而不迴則失生氣之機矣何以得生又
數者理之寓故不曰理而曰數且兼術數之義

論機

鍼刺

九鍼法星利人九藏決凝踈滯淵平哉

針具鍼刺鈔

岐伯曰善用針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

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

及之理見微則過用之不死愚謂從陰引陽二句乃陽病治陰陰

病治陽也以右治左二句乃以左引右以右引左也五常正大論云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

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傍取之即此義也以我知彼欲躡察也以表知裏達內外也過與不及總

結上文觀夫陰陽左右表裏之過與不及也是以善鍼者不待病形已具方知過與不及若微

見微兆便知藏府之過差矣深明如此岐伯曰天

溫日明則人血淖多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

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

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
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
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
凝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也攻故月生
而寫是謂藏一作減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

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
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愚謂內氣是

而內亂外氣被其所寫而外虛淫邪乃起八四岐伯曰九刺之

真必先治神

續專其精神氣無動亂

五藏已定

九氣已備以乃存誠

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

然後乃存意于用針之法

弗聞外內相

得無以形先

衆脉謂七診之脉衆山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

以形先言不以已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于已也故下文云愚謂不可徒觀其外

形而遺其內可玩往來乃施于人愚謂玩謂翻

來覆去玩味言精熟也經曰謹人有虛實五虛

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瞋實非其遠

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耳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

指所不及遲速之殊有手動若務鍼耀而勻一作响

動用針心如專務于一事也針耀靜意視義觀

而勻謂針形光淨上下勻平也

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化之不可見也故

靜意視息以義斟酌觀其調適經脈之變易形

雖且針下用意精微而測量之猶不知變易形

容誰為其象也○經云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

衛之不形于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

虛盛四時氣之浮沉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

先見之然而不形于外故曰觀于冥冥焉

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其烏烏

至稷稷嗟其已應言所針得失如從空中見飛

鳥之往來豈復知其所使之元主耶是但見經

脈盈虛而為信亦不伏如橫弩起如發機

知其誰之所召遣尔

未應針則起伏如橫弩之安靜其

應針也則起如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

何如而實

續

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

岐伯曰刺

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

續

言要以氣至有

息數而為定法也○針解論云刺實須其虛留

針陰氣隆至乃去針也

針下熱乃經氣已至慎守勿失

針解論云慎守勿失勿變更也

變更謂變法而失經意也言得氣淺深在志遠

近若一

言精守無變其法反招損也○針解論

云淺深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淺

深其候等也註云氣雖近遠不同然其測候皆

以氣至而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無營于衆物

論曰如臨深淵不敢墮也言不敢墮慢失補寫

經曰持針之道堅定為宝是也神無營于衆務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言目絕妄視心專

一務則用之必中無岐伯曰天地溫和則經水

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

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湧而隴起夫邪之入

于脉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

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脉其至也亦時

隴起其行于脉中循循然隨循循然順動貌言

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尔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

則邪至小則平其行無常處大謂天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純小

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以比則自是平常之經氣耳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

經因其陽氣則入陽在陰與陽不可為度隨經以

脉之流運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

路卒然逢謂逢遇當按而止之即而寫之逕路既絕

則大邪之氣無能為也曰候氣柰何曰夫邪去絡入于經

也續邪入舍于絡脉留舍于血脉之中其寒温

未相得如湧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續

流于十六丈二尺經脉之處故曰方其來也必按

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續衝謂應

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

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

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

針寫之則反傷真氣者經氣也經氣大虛故曰

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為邪

曰其來不可逢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真氣

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畜故曰其往不

可追此之謂也續已隨經脉之流去不可挂以

髮者續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况若湧波不知

當寫而待邪之至時而發針寫矣若先若後者

去之

血氣已盡

作虛其

故

故

故

故

故

故

知其可取

如發機

愚謂

前不可

挂以

髮句

不知其取

故

故

如扣椎

愚謂

喻冥頑也

即下文所云也

故曰

知機道者

不可挂

機者動

之微言貴

以髮不知機者

扣之不發

此之謂也

機者動

之微言貴

故

故

故

故

知其微也

離

帝曰

余聞補寫

未得其意

岐伯曰

故

故

故

寫必用方

方者以氣

方盛也

以月方

滿也

以日

方溫也

以身方

定也

以息方

吸而內

針乃復

候

故

故

故

故

故

其方吸而

轉針乃

復候其

方呼而

徐引針

故曰

故

故

故

寫必用方

其氣而行

焉

續方猶正也

寫邪氣

補

故

故

故

必用負負者行也行者移也

氣行謂宣不行之

移未復之脉

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針也

人至

血謂之中榮

吸則內針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

布吸則轉針以得氣為故候呼引針呼盡乃去

大氣皆出故命曰寫

愚按補則久留今寫而曰靜以久留而先補者若真

氣不足針乃寫之則經脉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真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謂引出

去謂離穴候呼而引至其門呼尽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拘留故大邪之氣隨

針而出也呼謂氣出吸謂氣入轉謂捫而循之轉動大氣大邪之氣錯乱陰陽者

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

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

指按捫而循之散氣

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脉宣散推而按之排感其

皮也彈而怒之使脉氣贖蒲也抓而下之置針

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愚謂通而取之忽結

上文蓋言針刺通用此法而取之外引其門以

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感按穴外之皮蓋

其所刺之穴門戶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

其神下文曰推闔其門

令神氣存此之謂也

氣至為故

言必以氣至而為去針之故

如待

所貴不知日暮

愚謂專于

其氣已至適而自護

繼適調適也護慎守也言氣已平調當慎守勿

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針解論曰經氣已至慎守

勿失是也愚謂適者

候吸引針氣不得出各在

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

讀

候吸引針大氣不泄補之為義斷可知矣愚

按推闔其門已下乃詳解上文三句義也大氣

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也

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針針

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

如讀曰而

利其戶針與氣俱

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

大其道如

如讀曰而

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

氣乃屈

讀

言欲開其穴而寫其也切謂急也

大邪氣屈謂退屈也

補虛者持針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

針氣出針入針孔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

針氣入針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

氣乃得存動氣候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

追之謂已至之氣遠氣謂未至之氣也散動經

氣而為補者必候水刻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

得時而調之追言補也針經曰追而濟之安得

無補是也帝曰補瀉奈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

出以去盛血者視有血而復其真氣此邪新客

溶溶未有定處也針補之則新客未有定居推

針致之則隨逆而利之也逆迎刺出其血其病立

已邪論

岐伯曰刺虛則實之者針下熱也氣